

## 第一章

崔斯坦·杜瓦很不爽。“我还是不懂，你们为什么不找个我认识的理疗师？那个男的我不认识他好吗？”

他的私人助理瞪了他一眼，那眼神说是“饱受折磨”都算轻的了。“因为俱乐部的理疗师已经忙不过来了，”她说，“谢尔登医生之所以安排你跟他做复健，是因为他信任这位理疗师。”

崔斯坦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。“这人迟到了。我没工夫等他一整天。”

看到莉迪亚被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崔斯坦把脸扭到一边偷偷地笑了。但是，当她再次开口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却出奇地平静：“崔斯坦，他不过是晚了七分钟。你呢？这才过去五分钟，你已经抱怨了三次了。”

崔斯坦无辜地看了她一眼。“可是他迟到了啊！”

“你自己还不是总迟到，摆什么公主架子。”莉迪亚嘟囔了一句，显然没打算让崔斯坦听到。这姑娘做他的个人助理已经一年多了，但她到现在都不知道崔斯坦的耳朵有多灵。所以，她有事没事就喜欢在背后说崔斯坦的坏话。她以为崔斯坦听不到，而崔斯坦只觉得很好笑。

这一次，崔斯坦明白他不能再故意惹莉迪亚生气了，所以他忍着没笑出来。可是他闲得都快长蘑菇了。因为受了伤不能出门，所以逗弄他的私人助理还勉强能算个娱乐。欣赏莉迪亚那副有槽却吐不出来的样子也算比较有趣吧，但是还不

够。

“扎克·哈达威是俱乐部那边极力推荐的，”莉迪亚提高了嗓门，“他就算迟到肯定也情有可原。请他做理疗师和私人教练可是要花很多钱的，他的水平一定很高呢。”

崔斯坦耸了耸肩。他的队医跟他保证过，绝对找最好的理疗师来治疗他的腹股沟拉伤。但具体由谁来治崔斯坦并没有问，这是莉迪亚的工作。“他人不在这儿，水平高又有什么用？难道我的伤能自己好吗？我不想再等了。”

“那我们先回去吧，”莉迪亚说着又开始冒火了，“我很确定你本来就不应该到处走动。”

崔斯坦靠在树干上，脸色阴沉地盯着他的房子。“我又不是残废，天天闷在家里我都快吐了。”他这句抱怨倒并不是为了惹莉迪亚发火。因为不能活动，崔斯坦已经快要抓狂了。他想念足球，想念曾经健康强壮的身体，他想念在球场上飞奔的日子，想念带球奔跑射门时扑面而来的风，还有进球时的狂喜，他的名字曾经被球迷们一遍又一遍吟诵、歌唱，那震耳欲聋的调子似乎还在他耳边回响。足球是他的生命，是他人生中唯一一件值得他付出一切的东西。

崔斯坦看着灰蒙蒙的天空。已经三月了，再过三个月世界杯就要开始了。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，如果想给国家队的教练留下好印象，他就得赶快回去训练，把体能恢复到受伤之前的水平。依崔斯坦的拙见，他可能是英格兰几百年一遇的天才球员。但尽管球技精湛，崔斯坦却很少参加国际比赛，他明白，这方面经验不足会妨碍他入选国家队，因为国家队的教练是个非常老派的人。和初出茅庐的新人相比，

他更喜欢用久经沙场的老将。在这个时候受伤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。养伤的时间越长，崔斯坦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就越小。更糟糕的是，这都已经三月了，他还没有找到理疗师——或者说，他这位理疗师显然是贵人事忙，忙得连自己的正经工作都顾不上了。

崔斯坦收回目光，重新看着莉迪亚。“给谢尔登医生打电话，问问那个没用的白痴到底跑哪儿去了。”

有人在他背后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干巴巴地说道：“不必了吧，那个‘没用的白痴’已经到了。”

崔斯坦皱了皱眉。这下尴尬了。他喜欢给头一次见面的人留个好印象，毕竟，他还得照顾自己的公众形象。现在这情况还真是有点棘手。

他连忙换上一副笑眯眯的表情，然后转过身来。

接着，他用舌尖舔了舔嘴唇，脸上的假笑淡了三分。

那个叫扎克·哈达威的男人正站在几英尺开外的地方，他的样貌并不算十分英俊——至少崔斯坦见过比他更帅的男人——但他的身体却充满了力量与自信，那种强烈的男子气概反而让人感觉他是个极为英俊的人。他个子高挑，肩膀宽阔，有一身结实的肌肉。浓密的棕发中夹杂着些许金色。他有着橄榄色的皮肤，双颊骨感，下颌棱角分明。他的眼睛是像钢铁一般的灰色。嘴唇的轮廓十分精致，一边的嘴角微微有些上挑，却丝毫没有软化他硬朗的五官。他打量着崔斯坦，眉间微微皱起。

“你重心偏向一条腿了，”他说，“回屋里去。”

崔斯坦眨眨眼睛。“你说什么？”

哈达威走过来，他捏住崔斯坦大腿的内侧，挤了挤那里的肌肉。

崔斯坦倒吸了一口气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一半是因为哈达威的动作太突然，还有一半是因为疼痛。“你发什么神经？”

“你的情况和我想的一样，”哈达威说，“你不应该站着，你需要休息。”

“你揩油揩够了吗？”

哈达威拿开手。“揩油？你们俱乐部雇我来不是为了给你做三级腹股沟拉伤的复健吗？进去坐好。如果碰一下就这么痛，那你不应该站着。”

崔斯坦双臂环胸道：“谢谢你的建议，但我这么站着就挺好的。”

“我这句话并不是请求。”哈达威说。

崔斯坦的脸涨红了。还没人敢这么支使他呢，从来就没有过。

一阵窃笑从他身后传来，接着很快变成了干咳声——莉迪亚这个小叛徒！

崔斯坦咬牙道：“你被解雇了。”

“崔斯坦，我很抱歉——”莉迪亚赶紧说。

“不是你，”崔斯坦一边说一边盯着哈达威，“我说的是你。”

哈达威看起来无动于衷。如果一定要说他有什么反应，大概就是眼中一闪而过的笑意。“我这是在尽心尽力地工作，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解雇我。噢对了，其实你根本就没资格解雇我，因为你不是我的雇主，你的俱乐部才是。现在，杜瓦先生，进屋去吧。”哈达威的嘴角轻轻地翘了起来。

天呐，崔斯坦很想一把抹掉哈达威那副假惺惺的笑。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哈达威，刚打算回击两句，没想到人家直接把注意力转向了莉迪亚。

“我是扎克·哈达威。”那人彬彬有礼地笑着，握了握莉迪亚的手。

“我叫莉、莉迪亚·艾斯蒙德。”她舔了舔嘴唇，轻声细语地说道。她是在冲那个男人暗送秋波吗？

“把舌头收回去，把口水擦擦，”崔斯坦跟她说，“你这个样子真是恶心死了。”

莉迪亚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她愤怒地瞪着他。

崔斯坦只是笑眯眯地冲她挑了挑眉毛。

“你的嘴怎么这么欠，你和别人也是这么说话的吗？”哈达威问。

崔斯坦无辜地看着他，双眼瞪得溜圆。“你在说我？我觉得你误会我了。”

“对，我是误会了，”哈达威打量着崔斯坦，“大家都说你脾气好，没架子。我挺纳闷的，他们说的这个人我怎么到现在都没见着呢？”

崔斯坦笑了。“你知道我？等一下，你是我的粉丝吗？”

哈达威撇了撇嘴。“怎么可能。我是阿森纳的球迷。”

难怪你这么贱呢。

哈达威笑了一声，好像知道崔斯坦在想什么。“就算我喜欢你的球队，我也不会是你的粉丝。我觉得你弟弟的球技要比你的精湛多了。切尔西应该让他踢左边锋。”

听了这话，崔斯坦脸都气白了，他攥紧了拳头。在眼角的余光里，他看见莉迪亚瑟缩了一下。她知道的，在崔斯坦面前称赞他这个养弟的球踢得比他好，这绝对是在找死，哪怕是暗示也不行——因为加布里尔的水平根本就不如他，妈的！

什么良好的第一印象，去他的吧。好教养用在这种混蛋身上简直是浪费。

“是吗？”崔斯坦向前一步贴近哈达威，两人的脸只隔了几英寸。在这么近的距离下，哈达威的凝视让崔斯坦有些心神不宁，但他掩饰得很好。另外，哈达威比他高了半个头，这一点也让他很不爽——崔斯坦的身高非常标准，他根本不矮，谢谢了。

崔斯坦的目光和哈达威胶着在一起，他轻声说：“我想送你一条友善的建议。”他露出一个亲切的笑容。“你知道，砸掉一个人的饭碗其实很容易。只要在不怀好意的人耳边吹吹风就行了。所以说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态度放尊重一些。小心点总没错的。说起来，你和客人讲话的时候都是这个态度吗？那我还挺意外的，你居然到现在都没饿死在大街上。”

哈达威眯起了眼睛，刚才的笑意消失得一干二净。“想砸我的饭碗可没有那么容易，一个被宠坏的大少爷说两句不咸不淡的话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崔斯坦歪了歪脑袋。“这么自信？”

“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误会了，”哈达威慢吞吞地说，“我名下的预约通常都会排到几个月之后，所以我并不需要这份工作。我是看在杰瑞德·谢尔登的面子上才答应过来的。所以小屁孩儿，该小心的人不是我。我不会像别人那样拍你马屁，如果你不喜欢——”

“你怎么会知道？”尽管崔斯坦满心不乐意，他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。“你怎么知道别人都在拍我的‘马屁’？”

哈达威弯了弯嘴角。“因为我听说过你的‘光荣事迹’。在我接手这份工作之前，就已经有人警告过我了。”

“谁？”崔斯坦嘴上发问，但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。现在他总算知道哈达威为什么是这副屌样子了。“不会是我弟弟吧？”

“没错，就是加布里尔跟我说的。”

崔斯坦狂笑起来。

等到他笑够了，哈达威问他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，说出来大家一起乐乐？”

“因为比起他，大家更喜欢我啊。我这个所谓的弟弟最恨这一点了。”崔斯坦抬起手，拍了拍哈达威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颊。“你这个傻兮兮的可怜虫，加布那是嫉妒我呢，因为我比他有天分，长得比他好，还比他聪明，所以他一直嫉妒我。”

“而且你还比他谦虚。”哈达威说。

“羞耻心这种东西根本就没有大家吹得那么重要。”崔斯坦笑了，他挑着睫毛看哈达威。

哈达威面无表情地抓住崔斯坦的手腕，然后把他的手推开。“你不用这么看我。你的浅蓝眼睛虽然好看，但对我是不起作用的。”

崔斯坦眨了眨眼，这才反应过来他刚才在做什么——或者说，试图要做什么。崔斯坦总是通过耍手腕来达到让别人乖乖听话的目的。结果这种事搞多了，现在居然成了他下意识就会使出来的把戏了。

“我习惯了。”他别过脸气呼呼地说。“而且你是色盲吗？我的眼睛根本不是浅蓝色，明明就偏绿色好吗？”

“反正是奇怪的蓝色。”哈达威说。崔斯坦一听脸拉得更长了。哈达威看了看他的腹股沟，说：“我说过，现在进屋去，然后坐好。”



“我也说过了，我在这儿站得挺舒服的。”崔斯坦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，他腹股沟肌肉有些酸痛，只要稍微动一下痛感就会加重。只不过，就算这个让人抓狂的混蛋说得对，他也是打死都不会承认的。

“随你便吧。”哈达威耸耸肩，他对着一脸好奇站在旁边看戏的莉迪亚点点头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

崔斯坦皱眉道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“回家。”哈达威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崔斯坦赶紧跟上去。“什么？那我的伤怎么办？你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！”

“我只帮成年人做复健。等你什么时候不要小孩子脾气，愿意按我说的去做，我再回来。”

“我还没说你可以走呢。”崔斯坦气得紧走了几步，咬牙切齿地说。这个自以为是的贱人。“我不乐意被你随便指使，不代表你可以白拿钱不干活一嗷！”崔斯坦猛地停下脚步，双手攥住大腿上端的肌肉，嘴里止不住地冒出一串脏话。让人难以忍受的锐痛贯穿了整条腿，他单膝跪了下来，狠狠地咒骂着。

哈达威立刻跑到他身边。“妈的，我早跟你说过了。你该做的是好好休养腹股沟，而不是让受伤的地方再承受没必要的压力。”

“你闭嘴。”崔斯坦痛得直抽气。他试着站起来，但失败了。

他又试了一次，结果痛得直哼哼。

哈达威叹了口气。“我他妈的真是……”他弯下腰把崔斯坦抱起来，像扛一麻袋土豆那样扔到肩上，然后往屋里走去。

“放我下来，”崔斯坦的脸因为羞耻涨得通红，“我能走。”

对于他的抗议，哈达威只是哼了一声。

“你带一下路，”他跟莉迪亚说，“去他的卧室。”

“这边。”莉迪亚走到了两人前面。至少这一回，她没有再取笑崔斯坦。

等他们走到卧室，崔斯坦的嘴唇已经开始渗血了。为了不发出声音，他一直在使劲地咬嘴唇。天呐，真是痛死了。

哈达威动作轻柔地把崔斯坦放到床上。崔斯坦虽然松了口气，但也有点惊讶：他以为哈达威会很粗暴地把他一扔了事。

哈达威伸手去拉他运动裤的腰带，崔斯坦赶紧拽住他的手。“你干嘛？”

男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“工作啊。我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腹股沟。”

崔斯坦顿时觉得自己有点傻乎乎的。他犹豫地点了下头，然后对莉迪亚说：“你出去。”

“帮我拿一个冰袋，再准备一条湿毛巾，还有绷带。”哈达威

嘱咐她。

她点点头，快步走了出去。

哈达威把崔斯坦的运动裤脱下来，只给他留了一条内裤。崔斯坦盯着天花板，感到几根有力的手指触碰着他的大腿，然后是下腹和腹股沟。崔斯坦皱了皱脸，过程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。“怎么样？”

“从你受伤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天了，对吗？”哈达威问他。

“嗯。”

“按理说，这个时候痛感应该已经消减了，”哈达威听起来有些不太高兴，“既然还痛，那么我待在这里也做不了什么，因为我不能给你按摩，也不能指导你复健，这些事情在急性期早期都不能做。这个阶段本来早应该过去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按照杰瑞德的嘱咐去做？”

崔斯坦耸肩。“大概吧。”

“大概？”哈达威重复道。

“我不是那种一天到晚坐着还能待得住的人。”崔斯坦说，目光还紧盯着天花板。

哈达威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重重地呼了出来。

崔斯坦忍着笑。拱别人发火真是他这辈子最喜欢干的一件事了。

“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要看着我。”哈达威说。

崔斯坦看着他的眼睛。“你说什么？”他问道，哈达威放在他大腿上的手让他感觉怪怪的。

“杰瑞德告诉我你想尽快回球场训练，”哈达威说，“但是你太鲁莽，脾气又倔，结果把自己的伤搞得更严重了。什么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，才能开始复健。如果你错过了世界杯，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。”

崔斯坦的嘴唇抿紧了。

莉迪亚走进卧室，把哈达威要的东西递给他，然后又出去了。哈达威没再说什么，他在崔斯坦旁边坐下，用湿毛巾把冰袋裹好，然后重重地压在他的腹股沟上。“现在你知道自己有多蠢了吧？”

“我真的很不喜欢你的态度。”崔斯坦回答。

哈达威笑了。有一种人即便是在微笑，表情依旧不会柔和下来，扎克就是这样的人。“忍着吧。我从来不会惯着自己的病人。”

崔斯坦只是不高兴地瞪着他。

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，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。崔斯坦有点不自在，但是他死也不会先挪开眼睛的。

又过了几分钟，哈达威终于移开了视线。他把冰袋拿走，先用橡筋绷带包扎崔斯坦的大腿，接着是后腰，最后固定好。

“现在，你必须要好好休息，”哈达威拿开手，“让你休息不是说着玩的。另外，一天三次冰敷拉伤的部位，每次敷十五分钟。”

崔斯坦没吭声。

“明白了吗？”哈达威听起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质疑。

“我不能整天赖在床上。”崔斯坦尽力像个成年人一样跟哈达威讲道理，但哈达威却像对待不懂事的婴儿一样对待他，这让他很不爽。“我的肌肉每天都在萎缩。总是懒洋洋地瘫着怎么恢复体能？”

“初始急性期过去之后我会帮你重新锻炼肌肉的。”

崔斯坦摇头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才把身材锻炼成现在这个样子？”虽然崔斯坦不像他弟弟那样从小像个瘦猴儿似的，但他的身体也是天生就偏瘦。受伤之前，他必须要依靠大量的高强度训练才能维持比较高的肌肉含量。而且就算天天训练，崔斯坦的肌群仍然没办法像大多数足球运动员那样强壮有力。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很结实了，至少不会像加布里尔那样动不动就被人抢了球。

哈达威上下扫视了崔斯坦一番。

崔斯坦烦躁地动了动。随即又觉得自己真是蠢死了，他没有什么好丢人的——就算他个子不高，可他身材好啊。但是这家伙审视的目光就是让他很不自在，他最讨厌这种不自在的感觉。他可是崔斯坦·杜瓦，是财貌双全的超人气球星。以前那个瘦巴巴脏兮兮的小孩儿早就已经不存在了。

哈达威继续盯着崔斯坦的脸，眼神高深莫测。“我们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崔斯坦抿紧了嘴。“好吧。但是我要做全身按摩。我的肌肉都变僵了，现在一点儿劲都使不上。”

哈达威疲惫地看了他一眼。他权衡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行吧。”他打开那只刚才一直挂在他肩膀上的包，拿出一瓶按摩油。“把衣服脱了，然后趴好。”

崔斯坦脱掉上衣，趴到床上，然后闭上眼睛。

崔斯坦咬着嘴唇，突然意识到自己浑身都光溜溜的，除了内裤什么都没穿。他不知道这种不安的感觉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毕竟，俱乐部里的理疗师经常给他做按摩——啧，他以前做按摩的时候可是全裸的。现在哈达威让他穿着内裤，可能是因为他的腹股沟还在发炎，没办法接受按摩。

“你还在磨蹭什么？我都有点冷了。”崔斯坦催促道。他越不自在，心里就越烦躁。这个男人搞得他心神不定，外加浑身上下都绷得死紧，简直是太莫名其妙了。

他听见哈达威打开瓶子的声音。

接着——

“你这个白痴！按摩油要先捂热才能用！”

“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叫我白痴了。我现在很不高兴。”哈达威用沾满油的双手往崔斯坦的肩颈处按了下去——

“嗷！好痛！”

“别像个小姑娘一样。”

“但就是痛啊。”

“好了，哪有那么严重。”

“又不是你被——嗷！”

哈达威被逗乐了，索性加大了按压的力度。“小宝宝。”

“不要用昵称，我们没那么熟。”崔斯坦用丝绸一样轻柔的声音回答道。

“我说了，少跟我来这一套，”哈达威冷淡地说，“别用这种懒洋洋的声音跟我讲话，听起来很可笑，而且对我没用。”

崔斯坦咧咧嘴，又换上低沉、充满诱惑的嗓音说：“我的调笑让你不舒服了吗？扎克瑞？”

哈达威喷笑出来，一双宽大的手掌用轻柔的力道顺着崔斯坦的脊椎来回按压。“我的名字叫扎克。只有我母亲才叫我扎克瑞。”

“你没回答我的问题。”

扎克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不会，我没有不舒服。我只是不喜欢跟人玩，也不喜欢没意义的屁话。”

“那你喜欢什么？”

“诚意，有话直说。”

“没意思，”崔斯坦皱了皱鼻子。“那你有什么爱好。”

“看球赛，还有打炮。”扎克随意地答道。

崔斯坦听了哈哈大笑。“等一下，让我猜猜：你很多年没换炮友了吧。”

“我和我女友交往了很多年了——”

“我就说！”

“你恐怕要失望了，”扎克说着，用拇指在崔斯坦的后腰上使劲按了一下，“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开放式的。”

“你还真会赶时髦，”崔斯坦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很惊讶的。这个男人真不像那种会接受开放式关系的人。“为什么？这种关系要怎么搞？”

“虽然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不过我还是明说了吧。如果两个人信任对方，那么开放式关系其实很实用。我女朋友是个体育记者。我们老是出差，经常几个月都见不到对方。”

扎克继续按着他的后腰。那个感觉.....还不赖。

“嗯，所以你俩是想跟谁睡就跟谁睡喽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

“那别人碰你的女朋友，你不会觉得恶心吗？”崔斯坦不太能理解开放式的恋爱关系，但这也是难免的，毕竟他这个人从小就独占欲强。

“我这人没什么嫉妒心，”扎克说，“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都有生理上的需求。这种关系对我俩很实用。”

“那她也不会妒忌吗？”崔斯坦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毕竟.....扎克这人虽然是个混蛋，但好歹也是个魅力十足的混蛋。

“她知道没有感情的性就只是性而已。她也知道我心里只有她。”

听到这里，崔斯坦倒有点想见见这个女人了。她要么对自己特别有信心.....要么就是个傻子。

扎克还在揉捏他后腰的肌肉。“很快我们就不用再操心这些事了。我们同意在结婚之后维持一对一的关系。”

崔斯坦睁开眼睛。“你要结婚了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三个月之内吧。”

“请接受我真切的哀悼。”

扎克笑了一声，他的手向下挪动，跳过臀部和大腿，开始按摩崔斯坦的小腿。“你有承诺恐惧症吗？”

“我就是觉得没意义。长期的恋爱关系既碍事又无聊。”

那双手移到了他的小腿，用很大的力道揉压着。“小朋友，

你谈过恋爱吗？”扎克的声音充满了优越感。

崔斯坦踹了他一脚——结果腹股沟那里一阵刺痛，痛得他直哼哼。

“你要是老这么没完没了地闹腾，伤会好得很慢的。”扎克说。

“就是你在逗我，你还好意思说。”崔斯坦嘟囔了一句，他想扭头冲扎克吐舌头做鬼脸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天呐，这个男人怎么总能把最糟糕的一面激发出来？他上一次紧绷到孩子气大爆发是什么时候？崔斯坦都不记得了。

“翻身躺平。”扎克说。

崔斯坦哼哼唧唧地翻过来，哈达威开始按摩他的前面。

崔斯坦扭了扭。他早就习惯被人按摩，那种怪异的、好像被侵犯的感觉也是很久没有感觉到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……这次的按摩和之前不同。扎克的触碰是不带感情的，他动作熟练，手掌在崔斯坦的皮肤上快速滑过。崔斯坦盯着那双手，看着它们揉捏着，抚摩着自己手臂上的肌肉。

他感到了来自另一个人的视线。他抬起眼，发现扎克正盯着他。

就在他们目光交汇的那一刻，扎克转开了脸，继续按摩。

崔斯坦的好奇心却被勾了出来。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扎克的嗓音有些低哑，他在崔斯坦头顶的前方坐

下，手掌紧贴着他的锁骨向下推，直到掌心盖住胸部，再开始揉压。

崔斯坦看着扎克的手滑过他的胸口，盖住了乳头，掌心一次又一次地擦过那里。崔斯坦咬着腮肉，下腹有些蠢蠢欲动。操。他很久没在按摩的时候勃起了。他知道这是正常反应，很多理疗师都不会介意的。可给他按摩的是这个混蛋，这就很丢人了。崔斯坦闭上眼睛，开始尽可能地幻想一些特别恶心的东西。

“你需要一张新床。”扎克说。

崔斯坦飞快地睁开眼。“什么？为什么？”

“你的床垫实在太软了。”

崔斯坦磨了磨牙。这人也太不可理喻了。“没人问你的意见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特别喜欢我的床垫。”

终于，扎克停下了那双在他胸口不停揉搓的手。他走到床尾，开始按摩崔斯坦的腿。“这么软的床垫对你的脊椎不好。”

“我的床垫一点儿毛病也没有。”

“你说错了，”扎克说，“床垫的作用是支撑你的身体，让它保持一个中性的姿势，躺在上面的时候，你的脊椎应该形成一道完美的弧，你的臀部、肩膀和头部应该保持在一条直线上。一定的阻力对你的骨骼是有好处的，可是你的床垫太软，起不到这个作用。”

“但是太硬的床垫会一直戳我的压痛点。”崔斯坦说。

“你说得没错，如果床垫过硬的确会。如果床垫太软，比如你现在用的这个，因为压痛点得不到适度的支撑，所以你的全身都会向后仰。”扎克推着崔斯坦侧躺过来。“你看，”他说着，把一只手放到崔斯坦的后颈，接着缓慢地沿他的颈椎下滑至后腰，然后停在臀部的上方，“你的颈椎之所以会弯成这样，是因为这个床垫被你的身体压得一直往下陷。时间久了，这种弯曲会造成很多问题。它可以恶化……”

扎克还在说什么——或者说还在长篇大论——但崔斯坦早就没在听了。扎克的手还在他的屁股上面放呢。

“……现在，你明白你为什么得换个新床垫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，你说换就换吧！”崔斯坦一边抱怨，一边往旁边扭，直到躲开扎克的魔爪。“你就会教训我。”

“就会？”扎克的灰眼睛里闪过一丝趣意。“我们才认识了半个小时。”

“完全正确。我半年里听见的批评都没有这半个小时多。”

“这说明你周围全是一帮喜欢拍马屁的人。”扎克站起来，用毛巾擦了擦手。“我帮你选一个新床垫。等床垫来了，你要听话，好好躺在上面睡觉。”

出于某些愚蠢的原因，崔斯坦的那话儿居然抽动了一下，他努力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

“你管太宽了。”崔斯坦用一种非常、非常轻柔的音调说道。

扎克笑了。“我管得可不宽。理疗师的工作就是帮助病人保持最佳体态。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工作起来可是非常认真的。”他拎起包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您还有别的指令吗？”崔斯坦在他身后问道。

“不要为了气我干蠢事，”扎克扭头说，“我明天早上再过来。到时候我希望看到你在卧床休息。”

“那我能起床撒尿吗，大人？”

“如果你憋不住了，当然可以，”扎克说，“我也可以让莉迪亚给你买尿不湿。小宝宝。”

崔斯坦抓过一个枕头，朝着那个混蛋的脑袋扔过去。

扎克大笑着躲开了。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）